

#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

馮馮

上次拙文「土星千層光環之謎」，似乎引起一些讀者興趣，有些大德很客氣，說該文是揭開宇宙神秘與佛教奧秘的一種新觀念。另一些讀者反應不同，有人說，這是「奇文共賞」的「大胆假設」。也有人說：土星光環是自然奇觀，峩帽佛光是山谷中的沼氣與磷光作用，凡此皆是自然現象，何得謂是佛光？有人又說：寫佛教文章，仍以闡揚經論爲是，不可亂拉科學妄加附會。

這許多寶貴的指示，我都非常感謝！對於大德們的過譽，則愧不敢當！感謝各位的鼓勵我繼續研讀經論與科學，對於反對我隨筆胡說的先生們，我也同樣感謝指教；我知任何指教都是善意的、客觀的。不過，我仍將繼續胡說亂寫下去，我的觀點，儘管是「奇文共賞」，任何人均可視之爲「邪說」，我却覺得我們爲了求知，我們必須對事物作爲方向的探討研究。我們學習佛理，當然首重研讀佛教經論，也當然是以佛語爲基本，但是我們要曉得，佛經與佛語的內容，不但是針對人生，不但包含哲學、心理學等學問，也包含了科學在內。

假如我們學佛理，只注重佛理的哲學內涵及修行方法等等，而不談佛理內的科學意義。我們就是自我禁錮了！我認爲學佛必須也研究科學新智識，才能夠幫助我們瞭解佛經當中的許多「超自然」大能力現象。

比如說，妙法蓮華經序品中說：「……是時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是經已，即於大眾中，結伽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

，而散佛上，及諸大眾，普佛世界，六種震動！」

假如我們不從現代最新科學智識去研究此一段經文，假如我們仍舊只從落後的觀念去衡量，視一切我們無知的現象爲「怪力亂神」，認爲「子不語」就否定一切未知，我們就難免不懂這一段說什麼，而以爲它是「神話」了。

我們試分析這一段是不是荒誕的神話：

現代科學已經證實了人體是一座磁場，我們人人身體內都有靜電與磁場（以前我在內明發表過多次），即使是最無修爲的人，他的身體內也有電磁，因爲人體內有各種可以產生電磁的金屬元素——雖然份量不多，論起份量與金錢價值，還值不到一元美金——這些在我們身體內細胞與血液各細胞與液體中的金屬礦物元素的原子，與外界天然的原子一樣，並無差別，也是一樣是由電子繞着核子旋轉的，也一樣產生磁場，人體內的許多金屬礦物質元素原子的許多磁場，不停在閃動，連結成爲較大較繁複的磁場，人體是宇宙的縮影。

科學也成功地拍攝得人的手指放射着火焰靜電（內明已刊出過拙文），人體全身都有這些靜電磁場的火焰閃閃，隨着體力與心力的強弱而增減其明暗，生病的人，身體的電磁火焰就微弱散亂，忽明忽滅，健康的人，火焰強盛，焰光平均穩定。

人體的火焰，大約可歸納爲七層：頭頂上一個圓形光環，兩肩各一個光環（我也已在內明發表過科學照片），胸際一個大光環，臍部一個小光環繞身，膝部各一個磁場光環，兩足各踏一個光環，兩手各有一個光環。

這是人人都有的，佛說衆生均有佛性，此又爲一旁證，佛說一闍提人等均可成佛，此語除了哲理之外，實在仍有科學真理在

內。

科學證明，我們在靜定之中，腦波的八綫波動的峯谷較小，換言之，腦波較為平穩平均。平時，我們腦波的波浪，忽高忽低，忽速忽慢，忽而狂奔，忽而短促，這都是由於我們心中欲念、煩惱、痛苦、不安、煩躁之類的諸蘊在作怪。使到我們的心力腦波動盪紛亂而不能集中，假如我們能夠靜下來，摒除七情六欲，去了諸蘊，我們的腦波就會較為平均穩定，成爲有一定節奏前進的有用的超微波。

腦波，是體內生命力與各元素電子產生的一種超微波。腦子內的以億兆計算的腦細胞，是些神經細胞，神經細胞的微波電磁閃動交流，真是快逾閃電。一座人造的電腦（電子計算機）的電磁神經已經是人所皆知的複雜，人腦比它更加複雜，人腦就是一座最精微複雜的電腦，它的億兆神經細胞閃着電磁（科學證明：神經的顫動，有一種含有鉀化合物的微細內分泌產生微弱電流及磁場的傳遞），人腦億兆細胞產生的電磁場，匯成火焰光圈，用紅內線攝影機，可以拍攝得出來，我們的腦袋上有閃閃的火焰，一般人的頭上火焰，大致是紫色的。

這就是今天迷惑了科學界與西方宗教人士的「紫色光焰」！西方一般人不知道有這些紫色光焰，但是，研究東方神秘學的人知道，三四百年前，法國的神秘學家聖日耳曼伯爵（St. Germain）已在其著作提到過，他的大意說：

「你們當中很多人跟了我多年，在修行上都沒有進步，你們忽視了你們各具有紫色光焰，你們不知道紫色光焰的意義，你們應該用煉金的毅力去煅煉紫色光焰，它是通往宇宙的道路。」

聖日耳曼伯爵的身世難以考據，他只留下了幾本修道及煉金煉丹的著作。傳說他曾在天竺學習佛法，回到歐洲另創學說，一面仍企圖把普通金屬煅煉成黃金，傳說他已經成功，他能變銅爲金，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怎樣「變」，他說過不可能用鉗鍋煉成黃金，只有用心力可以煉銅爲金，傳說他出

入法皇宮廷，揮金如土，黃金來源始終是謎（也許他能用心力改變電子數目原子價）。

聖日耳曼伯爵的故事，這裏不想講太多。總之，他是一個歐洲傳奇人物。撇開他的身世傳奇不談，我們只談他所講的「紫色光焰」，可知他已經了解人腦袋上的靜電磁場會產生紫色光焰，或者他也知道佛陀頭上的金光，他講的紫色光焰是通往宇宙之路，這句話，很有一點意思！

我們知道，心力平靜，腦波集中之後，產生的超微波，可以連續射出，這些超微波，比什麼光波音波都細微，當它射出，就像現代的雷射光束似的，可以引起很多的作用，

佛家注重修行，六度萬行，從戒得定，從定得慧，身心不動，腦波從凡人的紫色光焰煉爲金光燦爛，金色並非黃金財富之謂，而是最大的純淨和最大的光明也，日月燈明佛，因有大光明而得此名，他在禪定之中，進入無量義處三昧，即是空中不空的境界，腦波發生極強烈電磁作用，放射大光明，輻射向四方。

電磁光焰之爲物，是具有很大大擴散作用的，並非一定要有五百一千支強光燈胆才照現夜空，北極磁光，有多少份量？只那麼微末的一點點，就閃耀了北極上空，蔚爲奇觀。

佛的頭頂佛光，能夠「光照萬千佛土，靡不周徧（法華經序品）。我們分析了上面所講，當不難解了。何況，電磁作用是引起連鎖作用的，佛頂佛光的輻射，引起宇宙中氣體固體各元素原子的反應響應放出磁光，這有什麼難以明白的呢？

天雨의各種曼陀羅花，不是凡間的植物花朵——什麼玫瑰花茶花之類，它是佛的輻射光能所引起的宇宙中元素原子的響應而呈現的「花形」之相，紛紛閃現。原子的運動旋轉形相，本來就是花朵多瓣之狀（請參閱「內明」拙文蓮花之謎），空氣中，各種氣體，氫是一個電子繞着核子旋轉，氦是兩個……各種原子的電子，受到佛的心力腦波的超微波的輻射而產生放射靜電磁場火焰，像海洋中的波湧，一路傳湧過去。也一定有些核爆，引起「六種震動」。

大品般若經一曰：「爾時世尊在獅子座，入師子遊戲三昧，

以神通力，感動三千大千國土，六種震動，……令衆生和悅」。

大智度論八說：「入此三昧，能種種迴轉此地，令六反震動」。

大般若經曰：「六種變動，謂動、極動、等極動、涌、極涌、等極涌。震、極震、等極震。擊、極擊、等極擊。吼、極吼、等極吼，爆、極爆、等極爆」。

這還不夠明白顯示佛光引起核爆嗎？一說到核爆，人們就聯想到核子炸彈，其實核爆是釋放核內巨能，也可用於造福用途，例如核子發電廠之類，未必就都是核子彈。

再說那些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倒不是人人見得到的，必須在場聽佛法的人，心中虔誠篤信，心無雜念旁騖，那麼他的慧眼才能開，才見得到這些天雨法華的奇觀。慧眼不是真正的一雙肉眼，而是人的意識力，亦即心力腦波的一種，是一種微波，它能進入三昧，它能進入微細的外物原子，可以看到原子的曼殊沙華形態。

華嚴經講人有五眼，即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肉眼就是我們肉體的兩眼。「天眼」是色界天人所有之眼，人中修禪定亦可得之，不論遠近內外日夜，皆能得見。

「慧眼」是二乘之人，照見真空無相之理之智慧。

「法眼」是菩薩爲度衆生，照見一切法門之智慧，乃是假諦道種智。

「佛眼」，是最高境界之眼，佛具兼前述四種眼，乃是中諦一切智。

肉眼沒有微波發出，所謂「秋波」，不過是文人的杜撰誇張，肉眼其實等於照相機的「鏡頭」，只收不發的。

其他的四種「眼」，都不是肉眼的「眼」，而是腦波的四種，其中「天眼」是與松果腺關係最大的（「內明」已登過拙文）。「慧眼」等都是超微波，故能無遠不至，無微不

見，深入宇宙太空，透視地層海洋，比雷射光束更佳。

有說非得要有最新核子設備才能產生微波，那麼請問他，蝙蝠又有什麼巨大科學設備？蝙蝠能夠放射出「雷達微波」，憑其反射而知方向，可飛行於黑夜，人所皆知。「雷達」之發明，還是靈感得自蝙蝠啓示呢！

現在的新科學，相當重視人類的「潛意識」見聞力量，換言之，那就是佛家所講的諸眼（五眼又可再詳分爲十眼），科學的實驗紀錄，我們改天另題再論。我手上的資料，多得可以寫一百萬字，今天不好太囁嚅多佔「內明」篇幅。

這五眼中的四眼，可得可失（見華嚴經），尤其是凡夫，可煉得「天眼」「慧眼」，得於一時，亦失於一時，並非能夠長期保持的，除非他真正學佛學到了進入一定的極高境界。

凡夫如我，偶有所見，太不敢自稱爲煉得天眼慧眼，不過我確偶然會見到平常肉眼不見的事物，講出來，恐被譏爲盜名欺世，或驚世駭俗，爲了幫助分析研究佛學的淺近智識，我乃不惜被譏而講出來，並非有意班門弄斧。我的時現時逝的見境，並不完整，多是片段的，一閃即逝，要追看時，無影無踪，來時却不得，求時亦不可得，這都是肺腑真話，千萬別當我是「先知」，也別當我是「騙子」，我從不以「預言家」自居去亂講預言，也從不以亂講來斂財求名。內明登刊拙作之後，有些人找我我要我爲之看看未來，我也都礙難從命的。我不接電話，不見客，不公開露面，就是怕亂講害人。更怕因公開講預言而沽名釣譽，「妖」言惑衆。我的時得時失的「眼」，只可供佐輔宏法之用，不作別的名利用途。

閒話說了一車子，到底我想說什麼呢？我要說我以前在內明發表過的一段真實個人經驗：那年，宣化度輪法師在洛杉磯講經，我在三藩市金山寺看廟，我忽見洛城佛堂景象，我見到老師父講經時，空中降下無數花朵形狀微細光塵，後來老師父回寺那天，我忽然從三樓跑下去，對恆實法師說：「師父已經上了飛機起程回來了，就快到了！快去接。」

法師並無打電話回寺通知，寺中也無人知道他哪天回來，我

那一說，大家半信半疑。我着急得很，堅持我見不妄，恆實法師與恆順法師就打長途電話去洛城一問，果然那邊說，「已經登機了」。洛城飛三藩市，不過二三十分鐘，我們問得來，已耽不少時間，連忙派車，我說：「接不到，師父已經乘巴士進市了！」

恆實法師與我仍然驅車前往機場，果然撲了一場空，度輪法師真的已到金山，見無人來接，就自己坐巴士回寺了。

當我見到他時，我就笑問：「師父你講楞嚴經，怎麼放彩色泡泡呢？」我講的那道場樓上情況，大致相符，我所見的曼陀羅花，在場有一位美國女居士也見到，她在那邊講出來，與我不謀而合，足證佛經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虔心篤信者，必會見到天花的奇觀，在座的信眾，當然也都是虔誠的，不過，可能心中仍有多少雜念未清，是以一時未得見，將來也會見的。

恆實法師是一位美國人，出身有名大學，有學位，中文素養很高，說得一口流利正確的北京話，經常即席翻譯宣化法師用國語講的佛經，我在旁也一字不敢妄改，可見他譯成英文多麼準確了，恆實法師這幾年虔心為禱求佛祐世界和平而三步一拜。已經拜了幾年，事先我不知道，前年我在加拿大，忽然看見他在南加州一處海邊公路上三步一拜，隨行有一位美國青年法師，是不認識的，我看見恆實法師眉毛都變斑白了，他那麼年輕，白眉令我覺得很奇怪，又見他頭頂上天空有長長的卷狀的白雲，好像是龍狀，我乃寫信去問度輪法師，他的一位大護法弟子方果悟女士代覆信告訴我，確有我所見的情形發生於恆實法師。

洗塵法師最近十月份來加拿大，十月九日晚上我突見他在啟德機場登機，提了一大紙箱佛書給我，我忙打電話問楊家的孩子們，他們說：「你打得來正好，媽媽從香港長途電話來說沈九成伯伯託她打電話來通知，師父將於十月十二號飛抵溫哥華，請你去接機！」

沈先生發出的航空信，是十月三號的，却在十月十八號

才寄達我家，加拿大的郵政效率可見一斑！還是「快遞」呢，信收到時，洗塵師父已回到香港了，幸虧我還是畧能預見一點。

洗塵法師見到我就笑道：「你上次在內明預講的香港大雨水災情景，已經應驗了！」

他果然携來了一箱佛書給我，是我一向求之不得的大智度論與瑜伽師地論一共二十多本，那麼沉重真虧了師父辛苦携來了。

我們後來談了別的事，因說起，我們都惋惜埃及薩德總統，我在今年四月時曾致函薩德總統，請他勿閱兵，他沒回信。五月，美國的一份英文小報紙登出我的投書警告，說薩德年底將遇險（我又見中東還有三位元首遭暗殺）。同時，美國的心靈預言家也紛紛預言薩德將被殺。人人均可見到他的危險，不用心靈預感也可預知他必被害了，這只是常識問題。

這上述的個人心靈經驗，還談不到是什麼「天眼」程度，有些是有所見，有些是常識判斷，說了一車子廢話，並非要賣弄什麼，只是作為小小的旁證來分析佛經裏的內容。我想，我們只要虛心客觀去用新科學眼光來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佛經所講的，無一句不是合乎宇宙法則的，佛教所講的種種不可思議境界，必須有待日新月異的進步新科學眼光才可以懂得，科學越新，越證明佛法的不可思議。本來，佛法自亘古以來，就是科學的宗教，而非迷信神權奴役的宗教。佛經所講的宇宙現象，超自然現象，語焉不詳。數千年來，科學受到種種壓迫妨礙，以致民智退化，中國人從一個古代的科學先進，淪為科學落後，一般人，還未懂得科學皮毛，就妄自以為「二十世紀」的科學思想人物了，就妄自批評佛教的超自然現象是「神話」了。

幸而，當今西方最尖端的科學家都紛紛開始認識佛法了。他們陸續用新的太空時代科學眼光來一一證明佛經的內容，他們有很多著論都用新科學眼光來重新鑑估佛經，例如內明曾刊出的蔣元啓先生翻譯的卡普拉博士的「佛法與高能物理學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請多研究該文。

我還未具有那麼高深的新科學智識和佛學修養，我只有很低

形，決定在農曆年底看完全部敦煌膠卷，結束我的工作。美國的社會制度，每週工作五天，週末與週日，都是休假，圖書館也不例外。每天我是九點半才去乘車，到了圖書館已是十點鐘了，下午四時三刻又要趕去搭車，再扣除中午吃飯及休息的時間，每天最多只能看到六小時的膠卷。爲了提早結束我的工作，必須設法爭取更多的時間看敦煌膠卷。我去長島三個月之後，才知道圖書館的楊太太，住在華盛頓過去的那條路上，楊太太每天上班下班，也走25 A公路，華盛頓路口是她必經之處。因此，我跟楊太太商量，希望能夠搭乘她的便車，提早到圖書館，看敦煌膠卷。楊

（上接第19頁 談朱熹與佛教的關係）  
家（理學家）傳記裏向來有心諱避的，或者無意中忽畧的。而這些資料，又正是治思想史的人所最感興趣的。

在「釋氏資鑑」中，有這樣一段話：

朱文公嘗與學者言：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草堂禪師嘗告之）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踞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請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釋氏資鑑」所記的這一條，也被記入「朱文公集」七十一「偶談漫記」裏。胡先生考證朱熹引的這段話，原出於宗杲的「宗門武庫」。而這本書又是道謙編次的。朱熹既會就益於道謙，當然讀過這本書，因此在以後教導門人時，即以宗杲教佛家弟子修行的方法而教他自己的弟子們。可見朱熹不但思想、舉業得益於佛學，甚至教育法也是學自佛家的。

學佛家的理法，來闡揚儒學，而又用儒家的入世，來攻訐佛家的出世，這差不多是宋、明理學家們一貫的做法，研究了朱熹與佛教的關係以後，更能證明這一點。

七〇年九月三〇日寫於淨室

太太告訴我，她每週只能帶我六次（早晚各三次），其他的日子，她將另有事情。搭乘人家的便車，當然視人家的方便爲主，不能強求。楊太太每週能夠帶我三天，每天可以早到圖書館多看一小時的敦煌膠卷，這樣，每週可以多看三個小時的卷子，對我而言，非常重要。逢到楊太太能夠帶我的日子，我在八點三刻就到華盛頓路口等她，和她一起上班，下午五點，也跟她一同下班，一同回去。每次回去的時候，承蒙楊太太的好意，一直送我到菩提精舍，免得我走那段十多分鐘的寒冷夜路，而後她再開車回家。

（未完待續）

（上接第40頁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

程度，但是我仍在不停自修之中，我也將不揣淺陋，繼續以淺薄的智識來寫隨筆，當然不少是講錯的，詒笑大方。可是，假如大家都怕講錯而不敢講，豈非更不好？哪怕人家笑我穿鑿附會，我也還是要講的，只因我已經知道佛法是通往宇宙永恆之路，我希望普及地使人人都接觸佛法，脫出疾苦生死，我只懂淺的，就講淺的吧！

話再說回頭，我說，不錯，土星的光環，峨眉金頂佛光，捨身崖下佛光，都是大自然的，分析下去，都不外是原子電子核子，電磁作用之類。但是，在宇宙中的一切，在多度空間之中，有一種無色無形無相的原動力在推動一切，那就是佛，就是大智慧，有人稱爲「上帝」，有人稱之爲「造物主」，其實都是佛，都是佛的大智慧！我們要找尋這種超智慧，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從學佛途徑進入三昧，回到宇宙中不生不滅的永恆，成爲宇宙智慧的汪洋之一點滴，那些佛光是爲了接引，才出現的，並非無因而現。

紫色光焰，人人皆有，却須勤求佛法，才煉成金色佛光！

（完）